



三峡纪行

杨明俊 刘涛

三峡纵横谈

唐长胜 杨明俊 陈红涛

余克礼 刘 喻 刘 涛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三 峡 纵 横 谈

唐长胜 等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省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6.75印张 15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统一书号：7279·33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深入浅出的笔法，按时间先后顺序，系统地叙述了长江三峡的上古文化史、战争史、文学史、人民斗争史、地理地质概况以及名胜古迹的来龙去脉和绮丽风姿。有描绘、叙述、抒情、议论，亦有考证、研究；有第一次发现的考古发掘资料，又有一些他人从未言过的新见解，是一本溶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与文学性于一炉的长江三峡旅游必备书。本书语言精炼，用词准确，描述细腻，栩栩如生，有独到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前　　言

长江三峡，她冲激着、滋养着、怀抱着我们！她让我们在她滚烫的胸脯上吮吸乳汁，但却不让我们钻进她心田的秘府；她将我们卷入她汗与泪化作的漩涡之中，让雪洁的浪花陪我们玩耍；因为在她亿载长明的眼睛里，我们不过是六个无知的顽童。顽童虽然有许多幻想：用一种前人很少运用的写法来描绘母亲——三峡，但稚嫩的小腿终究一迈步就歪歪扭扭，走不出芳草如茵的路。常言道：“稍公多了要翻船。”而本书各章节由七个同志分别写出初稿（朱国庆在陈红涛指导下写了一节），然后由唐长胜同志修改并总编。但愿六个稍公驾的这只独木舟不要被三峡的急流所吞没。因此，对这本拙作的谬误、不妥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教。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钟健武、李金堂、黄志良、牟小东、唐长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查阅数百种书刊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湖北省图书馆黄邦荣、李新明、严国斌、吴华、谢德安、石洪运、裴琼英的热情帮助；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九十五岁高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于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我们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84年4月于武汉

目 录

第一章 万峰磅礴峡江通	(1)
“石头老师”	(1)
“天公”造山	(2)
“愚公”开河	(4)
三峡“骨骼”	(5)
地形倒置	(6)
神秘岩洞	(7)
险恶之滩	(8)
第二章 巴山楚水源流长	(10)
(旧石器时代中期～战国)	
长阳文化	(10)
大溪文化	(11)
楚在高峡	(13)
巴人秘史	(17)
第三章 川、鄂咽喉鏖战激	(22)
(汉代～隋朝)	
岑彭破峡	(22)
夷陵风火	(25)
争夺西陵	(30)
王浚楼船	(32)
杨素下峡	(34)
第四章 “诗仙”、“诗圣”在“诗峡”	(38)
(唐～南宋)	

李白“轻舟”	(38)
杜甫“作客”	(45)
乐天过峡	(62)
梦得探路	(72)
苏洵丰收	(81)
苏轼求索	(90)
陆游穷困	(103)
第五章 藏龙卧虎在深峡	(116)
(明末～清末民初)	
夔东义旗	(116)
白莲烽火	(121)
铁路风云	(125)
第六章 千舟万轮过峡江	(131)
木舟搏浪	(131)
桡夫识途	(133)
峡江忙碌	(135)
关卡林立	(137)
四大灾害	(138)
强盗窥察	(139)
立德冒险	(140)
木船时代	(142)
洋轮进峡	(143)
葬身鱼腹	(145)
航运垄断	(145)
华轮初航	(148)
川、鄂水运	(149)
风雨飘摇	(152)

修修补补	(153)
多灾多难	(154)
奇耻大辱	(156)
民生公司	(157)
第七章 名胜古迹满画廊	(162)
(西陵峡—巫峡—瞿塘峡)	
葛洲大坝	(162)
三游仙境	(164)
南津雄关	(166)
灯影联翩	(167)
蛤蟆吐玉	(167)
黄陵古庙	(168)
“牛肝马肺”	(170)
“兵书宝剑”	(170)
碧水“桃花”	(171)
宝坪流芳	(174)
楠木锁龙	(176)
闺楼皎月	(177)
妃台晓日	(177)
秭归传奇	(178)
龙舟竞渡	(180)
香炉紫烟	(181)
玉米三丘	(182)
屈公遗井	(183)
洞穴书堂	(183)
柑桔之乡	(184)
秋风古亭	(185)

兀渊仙泉	(187)
巫山云雨	(188)
“金盔银甲”	(189)
奇峰屏列	(189)
孔明石碑	(190)
洞崖盔甲	(191)
错开之峡	(192)
风箱迷底	(192)
孟良残梯	(193)
夔门雄峙	(194)
白帝古城	(195)
托孤奉节	(198)
瞿塘“彩云”	(200)
附录：参考书目	(203)

第一章 万峰磅礴峡江通

“三峡多幻变，奇景出不穷。
‘地窟’翻骇浪，怪峰化‘青龙’。
忽而珠玑散，顷刻峡云红，
穹顶金明灭，江上晦雾朦……
偶看千般巧，常窥万象同。
欲问地之理，请教‘黄石翁’。”
“……人生惊过客，峡秘谁能知？
渺渺峡江水，为我寄深思：
求索三峡者，石头是君师。”

——赣皖散人考察三峡诗

“石 头 老 师”

长江三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它特别险峻？人们游览三峡时，禁不住会在脑海里打上许多问号。俗话说：“水往低处流。”长江为什么能从低凹的四川盆地，穿过万峰磅礴的巫山山脉，流入江汉平原呢？

古人和我们一样，力图对这些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象及其由来作出回答。但在那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很难作出科学的解释。古代传说三峡是治水英雄大禹在巫山神女的帮助下用雷电劈开的。自那以后，四川的积水才滔滔不绝地流走，以至成为今天的天府之国。并传说现在三峡内的黄牛峡，就是神女留下来看守三峡的神牛。这些神话传说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丰

富的想象力。然而神话毕竟不能代替科学。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谁也不再满足于神话了。不过，要了解三峡的形成，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追溯到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以前的地壳运动。

人类发展的历史只有二、三百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更短了，仅仅几千年。怎么能知道那些极其遥远年代里的地壳运动呢？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对我们讲述当时地质历史的忠实可靠的老师，“他”，就是岩石。

远在一亿多年前，四川盆地和三峡地区还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三峡地区隆起成为陆地；四川盆地则变成了内陆大湖。周围陆地上风化剥蚀的碎屑，不断被流水冲到海底和以后的湖底，沉积下来，形成一层层的堆积物。这些堆积物在其本身重量外加海水重量的压力下，愈来愈结实，经过胶合作用，逐渐凝结起来，最后形成了一层层象书本一样迭置着的岩石。它是地壳变动的履历表，也是地质工作者要研究的“石头书。”通过对“书”中岩石结构和成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岩石的年龄，可以了解那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由于三峡地区还保存着七千万年前沉积的岩石，于是，我们知道，这里在距今七千万年前还是汪洋一片。

“天 公”造 山

到了距今约七千万年的时候，我国大陆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地壳运动。由于这次地壳运动的证据首先是在燕山山脉发现的，所以被称为“燕山运动”。燕山运动给四川盆地和三峡地区水平状态的岩层带来巨大的挤压力量，这里的岩层变得起伏不平了。岩层的这种波浪型弯曲，在地质学上叫“褶皱”。

其中岩层向上凸起的部分叫“背斜”，向下凹陷的部分叫“向斜”，两侧为“翼”。那些巨大的背斜经过千万年的风化，冲蚀，变成现在的一群山或一个山脉。三峡地区就在这时出现了黄陵庙背斜（南津关—香溪口），巫山背斜（官渡口—巫山县城），瞿塘峡背斜（大溪—白帝城）。这三大背斜之间夹着两个向斜。虽然地壳运动并没有到此为止，但这次燕山运动奠定了今天三峡地貌的雏形，只是地势还不十分险峻。

燕山运动使三峡地区隆起了。那么，长江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流淌的呢？问题还得请教“石头老师”。

今天的四川盆地，铺盖着第三纪（距今七千万年到二百万年）以前堆积的地层。它说明在第三纪前，这里还不是陆地。但是，至今为止，在四川盆地还从未找到过第三纪时的地层。那么，当时盆地周围陆地风化、剥蚀而成的泥沙到哪里去了呢？这说明第三纪时，这个广大的湖已经不存在了，流水把沉积物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巧，在今三峡东口，宜昌一带发现了第三纪的岩石。经研究表明，这些岩石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而是来自三峡和三峡上游地区，是由江水带来的。它们是多么好的物证啊！它告诉我们，在距今几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期间，长江就在三峡地区奔腾呼啸了。

在三峡地区隆起的地势条件下，长江是怎么流过的呢？原来，三峡在长江形成时期的地势并不象现在这样高峰入云，秭归一带，甚至是低洼盆地。从四川盆地的地貌和它周围的地势来看，向西、向北或向南都没有缺口可以使长江流出，唯一的出路是通过秭归盆地向东流。于是，长江顺着山脉的走向，在群山中的低洼地带曲折前进。

早期的峡江，非但不狭，而且十分开阔，如今两岸的悬崖峭壁又是从何而来呢？

“愚公”开河

“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人皆知它是个寓言。然而，自然界里的确有许多“愚公”在开山劈岭，移山填海。这个愚公就是河流。河流有三种力量：侵蚀、搬运、堆积。侵蚀作用，就是把流域一带的地面削低，把大量的岩石变成沙砾烂泥。搬运作用，就是把侵蚀下来的泥沙冲走。堆积作用，就是把泥沙堆积在平原地区和海口附近。有了这三大作用，河流日以继夜地干着“愚公”的工作。可不能小看“愚公”呀，我国第二大平原——华北大平原，主要就是黄河侵蚀中、上游，搬运泥沙，从海底堆积起来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全都是多亏“愚公”的勤劳。

峡江的诞生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千百万年来，三峡地区的山脉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居今二、三百万年间，上升尤其猛烈。长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幸运的是，这时三峡上游与下游的高差也在不断增大，由于落差较大，江水经过这里时便流动湍急。每秒数万立方米的江水，以每小时几公里至十多公里的速度，日夜冲刷着河床和河谷两岸，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向下和向两侧的冲刷力，不断使河床加深，加宽，地壳一个劲地上升，长江则为自身的生存而拼命地下切，这场上升与下切的竞争异常紧张，昼夜不停。终于，下切的速度领先了，长江胜利了，上升的山地被切开一道深深的峡谷，这峡谷就是驰名中外的游览胜地——三峡。请看今日的峡江吧，它还是那样生气勃勃，一往无前。两岸山脉还在十分缓慢地上升；江底“愚公”仍在无休止地搬运呢。

三 峡 “骨 骼”

三峡有“骨骼”，这个问题提得才怪哩！

不错，骨骼本是指动物体内的支撑物，动物的骨骼构成动物的大致体态。科学家们可以根据早已在地球上绝迹了的恐龙的骨架，画出活的恐龙；也可以根据死人的头骨，画出他生前的像貌。那么，山的“骨骼”是什么呢？山的支撑物是岩石，山的“骨骼”也同样影响着山的外观。

在四百里峡江内，不同种类的岩石构成了连绵起伏的群山。嵯峨嶙峋的峡谷，构成了三峡的一付“骨架子”。峡中河谷，有宽谷和狭谷之分。所有的狭谷，两岸都是群峰对峙，悬崖峭壁，江面一般宽仅二、三百米，最窄处仅百米左右，远远望去，似乎轻点一竿，便可撑过对江；所有的宽谷，沿江都是平缓台地，在平台后面或是丘陵，或是山地，呈阶梯状地形，江面宽度可达八百米，洪水期最宽处可达一千四百米。据统计，三峡中狭谷总长度约九十多公里，宽谷总长度约一百多公里。狭谷和宽谷是相间排列的，船行三峡，时而狭谷，奇峰绵延；时而宽谷，眼阔江宽。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三峡沿岸凡是猿猴难攀的陡崖狭谷，都是以石灰岩作为“骨骼”的。

原来，石灰岩的颗粒很细，虽然它硬度不算很大，却不易象其它岩石那样被风化成碎片，而是一层层地剥落下来。另外，石灰岩的山内，有许多暗藏的溶洞。落在山顶上的雨水，很多都是通过溶洞，流进江里，减少了雨水对崖壁的冲蚀。因此，石灰岩往往成为高山峻岭和狭谷。

宽谷则多由页岩、沙页岩组成。页岩是经过风化后的浅黄色的岩石，在三峡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页岩在地质历史上是海

洋、湖泊中沉积下来的粘土，经过长期积压胶结而成的。它带有泥土气味，吸水性较强，因其质地松软，只要用指甲在它的表面轻轻一划，便可留下明显的痕迹。沙页岩与页岩相似，只是在岩石中夹有许多光滑的小石头。由于它们质地都很松软，容易受侵蚀，势必影响山岭高度。因此，以页岩、沙页岩为“骨骼”的地方，往往是以低丘矮阜和宽谷的姿态出现。

综上所述，可见三峡群山的“骨骼”，对三峡地貌有多大的作用。

地 形 倒 置

庙河至南浣之间，是三峡中的一个大宽谷，简称为“庙南宽谷”。这里在燕山运动之后，曾经是三峡中最高的山峰。当地球内部的力量顶着它上升的时候，山顶部的地壳就象被掰开的饼子，留下了许多深深的裂缝。有了裂缝，岩石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它被破坏的速度也就加快了。千万年来的风吹雨打，把覆盖在黄陵庙背斜上的石灰岩层冲刷殆尽，从而使埋在下面的、坚硬但易于碎裂崩解的片岩、片麻岩和花岗岩纷纷露出。这些岩石经不起日晒夜露、热胀冷缩所产生的物理破坏，崩解的岩石不断从山顶滚到山下，被雨水冲到江里，再被江水带走。而今，这座历史上的三峡地区的“珠穆朗玛峰”，比周围的山峰要低得多。这种地形起伏，同构造所成的原有起伏相反的现象，称为“地形倒置”。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著名的浙江杭州飞来峰和广东星湖七星岩，都是经过倒置构造地形的发育而形成的。

庙南宽谷江面宽可达一千四百米，江中礁石林立，险滩重重，不利于航行。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这里的片岩、片麻

岩、花岗岩均很坚硬，在江底温度变化很小的环境下，它们不容易发生崩裂破碎；在岩石内部，也不会出现石灰岩那样的溶洞，有利于修建水利工程。加上这里河谷宽阔，便于大型施工，是建造水电站高坝比较理想的地方。

神 秘 岩 洞

在三峡境内，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两岸石灰岩的峭壁上，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山洞，最高的距江面有两百多米。洞里漆黑一团，可望而不可及，在峡雾中时隐时现，显得神秘莫测。有些洞里还放有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棺木，真是难以想象当时是怎样放进去的。

这些洞都是被水溶蚀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溶洞虽多，但三峡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一个象桂林芦笛岩、七星岩那样的“庞然大物”。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由于三峡地区的石灰岩岩层没有桂林那样纯厚；另一方面，三峡在形成过程中，这一带的地壳不断变化，上升，因而使溶洞的发育常常中断，滴水要穿石，水就必须长年累月地滴在石头的某一点上，石头才有可能被滴穿。如果石头不断移动，滴水也就无法穿石了。三峡地区的地壳，就象不断移动的石头，每一个石灰岩侵蚀循环还没有发展成熟，即为另一新的循环所代替。所以，象桂林那样成熟的岩溶地貌与大型溶洞，至今还没有能形成。

地壳的变化使三峡的溶洞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有心人的观察，发现许多溶洞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进一步观察，还发现这些洞总共可分为四层。别看一些洞高出江面一、二百米，在它们形成的时候却是贴着长江水面的。那时，这里的地壳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稳定，有助于石灰岩在此期间贴着江水面溶

蚀出一批山洞。随着地壳的上升，这批溶洞的发育变慢或停止了下来，而另一批贴着江水的溶洞，又在另一次地壳相对稳定时被溶蚀形成。由此可见，三峡中最高的第四层溶洞是最古老的洞。南津关的“三游洞”，则是第三层溶洞中的一个著名代表，比第二层溶洞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最低的第一层溶洞是最年轻的洞，还有一些幼年的洞正在孕育之中呢。

险 恶 之 滩

三峡万峰峭峙，一水穿腾，自古以来就号称“天险”。然而三峡航行最惊险之处，并不在于峡内天然航道的狭窄弯曲，而在于滩。峡中滩险在不同季节有急滩、险滩、浅滩五十多处。因此，人们描述三峡是“三里一弯，五里一滩”。在原始落后的航道上，行船过峡，滩滩皆艰险，处处要拉纤。

峡江险滩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航道中天然生长的礁石构成的。原矗立在瞿塘峡口的滟滪堆，就是江心的一个大礁石，它活象一头踞守在三峡大门口的猛虎，下行船舶极易触礁，轮船拖排常常挂到礁石之上。峡江主要险滩之一——西陵峡的崆岭滩，也是由河床内犬牙交错、密如石林的礁石构成的。另一类滩则由冲积锥构成。由于三峡一带暴雨多，雨水对山坡坡面的冲刷力量很强，加上支流和山溪流程短，坡降极大，暴雨之后，猛烈的水势搬运下来大量的岩石，堆积到江里，在溪口淤积成冲积锥，形成险滩。泄滩就是其中之一，在泄滩，江水表面流速可达每秒六米左右。第三类滩是由山岩崩塌、堆积江中而形成的陡滩。例如兵书宝剑峡和牛肝马肺峡之间的青滩，据史书记载，在汉、晋、宋代，这里曾屡次崩塌，“当崩之日，江水逆流百余里，浪涌数十丈”。明朝嘉靖二年（公元1523